

## 关于阮籍的四言《咏怀诗》十三首

刘文忠

阮籍（二一〇——二六三）字嗣宗，陈留尉氏（今河南省尉氏县）人。他是魏正始时的一位重要作家，因不满意当时的黑暗政治，于是将无由发泄的愤懑，用咏怀诗的形式隐晦曲折地表现出来。他的《咏怀诗》实为魏晋易代之际的史诗。

阮籍究竟写作了多少首《咏怀诗》呢？《晋书·阮籍传》云：“籍能属文，初不留思，作《咏怀诗》八十余篇，为世所重。”其《咏怀诗》现存五言八十二首，与本传所说相合。但阮籍还写过多少首四言的《咏怀诗》，本传失载。

由于《阮籍集》原编散佚，现存《阮籍集》已非原貌，时间最早者亦不过为明代刊本。但明刊诸本《阮籍集》，对四言《咏怀》，或仅有二、三首，或付诸阙如，它们基本上没有超出唐宋类书所引录的范围。

唐代类书首次引录阮籍四言《咏怀诗》者，为《艺文类聚》，该书卷二十六载：

晋阮籍《咏怀诗》曰：“天地烟煴，元精代序。清阳曜灵，和气容与。于赫帝朝，伊衡作辅。才非允文，器非经武。适彼沅湘，托分渔父。优哉游哉，爰居爰处。”又曰：“月明星稀，天高气寒。啸歌伤怀，独寤寐言。临觞拊膺，对食忘餐。世无萱草，令我哀叹。”

以下又引五言《咏怀诗》十七首，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，且不少

曾有所删节。照此情况及《艺文类聚》的一般引书情况推测，四言《咏怀》决不止二首，而且这二首所引不一定是全诗。从总的成就看，阮籍的四言《咏怀》不如五言，五言为《类聚》所征引者亦不过五分之一，则四言可能连这个比例数还达不到。

唐代类书除《类聚》外，《初学记》、《北堂书钞》均未征引阮籍四言《咏怀诗》。直到宋代，我们在《太平御览》卷一“太素”条，可看到引录阮籍四言诗四句：“又诗曰：‘焉得松乔，顾神太素。逍遥区外，登我年祚。’”《御览》所引，虽未标篇名，但看来是四言《咏怀诗》无疑。

由于宋代尚有十卷本的《阮籍集》（见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）<sup>①</sup>，故唐宋类书所引的四言《咏怀诗》当是真实可靠的。十卷本的《阮籍集》在明代万历年间陈第编的《世善堂书目》中尚见著录，但是从现存的诸种明刊《阮籍集》来看，编刊者并未看到十卷本的《阮籍集》。如正德年间李梦阳序刊本《阮嗣宗诗》一卷，序末云：“今以故所抄《咏怀诗》八十首刊诸此，讹缺姑仍之，俟知者校焉。”李梦阳序刊本，是现存最早的一种，但四言《咏怀诗》未录一首。

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（1543）陈德文序、范钦刻于宜春的《阮嗣宗集》二卷，上卷文，下卷诗，在现存明刻诸本中，是较早的本子。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阮籍集》，即以此为底本校点排印。下卷末收有四言《咏怀诗》二首，并在题下注曰：“《初学记》有此篇，旧集不载。”实际上《初学记》并无此二首诗，它把《艺文类聚》误作《初学记》了。在文字上它与影宋本的《艺文类聚》仅有两字不同。第一首“天高气寒”，嘉靖本作“天离地寒”。第二首的“器非经武”，嘉靖本作“气非经武”。看来嘉靖本所载的这两首诗，是录自《艺文类聚》，文字所以略有不同，或因所据《艺文类聚》不是宋刻善本，或是嘉靖本误刻所致。

明代嘉靖年间冯惟讷编《古诗纪》，初刊于嘉靖三十七年，最

有阮籍四言《咏怀诗》三首：其一方“天地绸缪”，其二为“月明星稀”，其三为“清风肃肃”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时间较早而又较完整的三首四言《咏怀诗》。“月明”、“天地”两首，与《艺文类聚》所引颇异，每首都较《类聚》所引多出若干句。又嘉靖三十八年乔世宁序冯惟讷编《汉魏诗纪》，所载阮籍四言诗与《古诗纪》同。梅鼎祚《汉魏诗乘》万历癸未刻本，所载亦与《古诗纪》同。

天启三年（1626）尉氏令及朴刻《阮嗣宗集》四卷，为陈留尉氏阮籍裔孙阮汉闻所校，收有四言《咏怀诗》三首，文字与《古诗纪》所载完全相同。在其他的明刻诸本阮集，如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李西涯校正、南城翁文麓刻《阮嗣宗集》二卷（在《汉魏诸名家集》中），天启、崇祯间闽漳张燮刻《阮步兵集》五卷（在《七十二家集》中）等，所载四言《咏怀诗》或二首，或三首，总之，未有超过三首者。明以前的诗歌评论家，亦未见言及四言《咏怀》十三首者。

直到清代康熙、雍正年间的藏书家钱曾在其所著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说：“阮嗣宗《咏怀诗》行世本惟五言诗八十首，朱子儋取家藏旧本刊于存余堂，多四言《咏怀诗》十三首，览者勿漫视之。”这条记载，首次为我们提供了四言《咏怀诗》十三首存世的重要线索。

比钱曾稍晚的袁枚（1716——1797）在《随园诗话》卷七说：“诗文集之名，始东京。……有一人之集，止一题者：《阮步兵集》五言八十篇，四言十三篇，题皆曰《咏怀》。”袁枚未指明所见版本，是否为钱曾所见的朱子儋本，或别有所据，尚不能确定。这条材料，又一次向我们提供了阮籍四言《咏怀诗》十三首存世的情况。

近人丁福保在编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时，很想把阮籍的四言《咏怀诗》十三首编入集中，但未能如愿。他没有找到钱曾

所提到的朱子儋本，故在《全三国诗》卷五阮籍《咏怀诗》题下小序曰：“……余历访海上藏书家，都无朱子儋本，今所存四言诗，仅三首耳！海内藏书家，其有以指示之。”

一九二五年，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黄节先生，将阮籍的八十二首五言《咏怀诗》取来作注，完成《阮步兵咏怀诗注》一书，作为清华大学的讲义出版。五年后，即一九三〇年，黄节先生发现崇祯丁丑（1637）潘璫序本《阮嗣宗集》二卷，恰有四言《咏怀诗》十三首，取而作注，完成《阮步兵咏怀诗注补编》，作为清华的讲义出版，黄节先生为此撰小序一篇，兹抄录如下：

阮步兵《咏怀诗》五言八十二首，余于五年前已为之注释，其四言《咏怀诗》十三首，据近人无锡丁福保所编《全三国诗》卷五云：“按《读书敏求记》谓‘阮嗣宗《咏怀诗》行世本惟五言诗八十首，朱子儋取家藏旧本刊于存余堂，多四言《咏怀》十三首’云云。余历访海上藏书家，都无朱子儋本，今所存四言诗，仅三首耳。”据丁氏所言，则仅存“天地”、“月明”、“清风”三首。余亦未见朱子儋本。惟旧藏潘璫本，乃明崇祯间翻嘉靖刻者，有嘉靖癸卯陈德文序，有崇祯丁丑潘璫序，分上下两卷，录四言《咏怀》十三首。其一至三，则与丁氏刻同，其四至十三，则丁氏所未见者，意与朱子儋本必无大异，或且潘本在朱本之前也。因并取而注释之，注有见于五言诗者不重出。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二月 黄节识。

潘本的下落至今不明，即将编辑出版的全国善本书目，朱子儋本和潘璫序本均不见著录。中华书局许逸民同志告诉笔者，他们即将出版已故学者傅增湘先生的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傅增湘曾藏有崇祯刊潘璫序本《阮步兵集》，有四言《咏怀》十三首，每页九行，行十八字，与《陶渊明集》合刊。这与黄节先生所据为同一版本，可惜此书也下落不明。这样看来，黄节先生的《阮步兵咏怀诗补篇》，已成为四言《咏怀》十三首今见存世的唯一版本了。

据黄节序云，潘本卷首有陈德文序，故断定为翻嘉靖癸卯陈、

范刻本。前已指出，嘉靖本仅有四言《咏怀》二首，且文字简略，似从《艺文类聚》而来。潘本既为陈、范嘉靖本的翻刻本，何以多出十一首呢？这是一个启人疑窦的地方，笔者反复思之，不得确解，现提出一种臆测：如果潘璫序本所据为宋元善本，则不会翻嘉靖刻，录陈德文序。笔者推测，潘璫或据宋元旧刻的残本，以残本作底本已不可能，故将残卷中的四言十三首，并入嘉靖本。或据十三首诗的传世抄本补入。十三首诗，风格一致，不像明人的伪造，而且《太平御览》所引的四句，即在潘本的第十三首中，这也是排除伪作的一个佐证。黄节治学严谨，又精于鉴别，其可信程度是很大的。

黄节先生的《阮步兵咏怀诗注》，一九五七年经华忱之先生校订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一九八三年将利用旧纸型重印，同时我们将《阮步兵咏怀诗注补篇》补排合刊于一九五七年版的《阮步兵咏怀诗注》中。这部书的出版将为研究者提供出一些新的研究资料，这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值得注目的一件事。

附记：《阮步兵咏怀诗注补编》，河北大学韩文佑先生珍藏多年，因出版工作需要，韩先生慨然允借，詹镛先生代为复印。本文在写作过程中，又得到中华书局许逸民同志和北图善本室同志的帮助，谨一并致谢。

一九八三年一月于北京

注：

①《宋史》卷二百八《艺文志》七著录《阮林集》十卷。案《阮林集》即《阮籍集》之误刻，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已经指出，此据姚说而改。

## 附录：阮籍四言咏怀诗十三首

### 其一

天地绸缪，元精代序。清阳曜灵，和风容与。明月映天，甘露被宇。蓊郁高松，猗那长楚。草虫哀鸣，鸬鹚振羽。感时兴思，企首延伫。于赫帝朝，伊衡作辅。才非允文，器非经武。适彼沅湘，托分渔父。优哉游哉。爰居爰处。

### 其二

月明星稀，天高气寒。桂旗翠旌，珮玉鸣鸾。濯缨醴泉，被服蕙兰。思从二女，适彼沅湘。灵幽听微（一作远），谁观玉颜。灼灼春华，绿叶含丹。日月逝矣，惜尔华繁。

### 其三

清风肃肃，脩夜漫漫。啸歌伤怀，独寐寤言。临觞拊膺，对食忘餐。世无萱草，令我哀叹。鸣鸟求友，谷风刺愆。重华登庸，帝命凯元。鲍子倾盖，仲父佐桓。河（一作回）滨嗟虞，敢不希颜。志存明规，匪慕弹冠。我心伊何，其芳若兰。

### 其四

阳精炎赫，并木萧森。谷风扇暑，密云重阴。激电震光，迅雷遗音。零雨降集，飘溢北林。汎汎轻舟，载浮载沉。感往悼来，怀古伤今。生年有命，时过虑深。何用写思，啸歌长吟。谁能秉志，如玉如金。处哀不伤，在乐不淫。恭承明训，以慰我心。

### 其五

立象昭回，阴阳攸经。秋风夙厉，白露宵零。脩林雕殒，茂草收荣。良时忽迈，朝日西倾。有始有终，谁能久盈。太微开除，三辰垂精。峨峨群龙，跃奋紫庭。鳞分委瘁，时高路清。爰潜爰默，韬影隐形。愿保今日，永符脩龄。

### 其六

玕衡运速，四节伏宣。冬日凄稀，玄云蔽天。素冰弥泽，白云依山。□□逝往，譬彼流川。人谁不设（节案疑没之误），贵使名全。大道夷敞，蹊径争先。玄黄尘垢，红紫光鲜。嗟我孔父，圣懿（一作意）通玄。非义之荣，忽若尘烟。虽无灵德，愿潜于渊。

### 其七

朝云四集，日夕布散。素景垂光，明星有烂。肃肃翔鸾，雍雍鸣雁。今我不乐，岁月其晏。姜叟毗周，子房翼汉。应期佐命，庸勋静乱。身用功显，德以名赞。世无曩事，器非时干，委命有□，承天无怨。（一作委命承天，无尤无怨）嗟尔君子，胡为永叹。

### 其八

日月隆光，克鉴天聪。三后临朝（一作轩），二八登庸。升我俊髦，黜彼顽凶。太上立德，其次主功，仁风广被，玄化潜通。幸遭盛明，睹此时雍。栖迟衡门，唯志所从。出处殊涂，俯仰异容。瞻叹古烈，思迈高纵。嘉此箕山，忽彼虞龙。

### 其九

登高望远，周览八隅。山川悠邈，长路乖殊。感彼墨子，怀此杨朱。抱影鹄立，企首踟蹰。仰瞻翔鸟，俯视游鱼。丹林云霏，绿叶风舒。造化细缊，万物纷敷。大则不足，约则有余。何用养志，守以冲虚。犹愿异世，万载同符。

### 其十

微微我徒，秩秩大猷。研精典素，思心淹流。适命仆夫，兴言出游。浩浩洪川，汎汎杨舟。仰瞻景曜，俯视波流。日月东迁，景曜西幽。寒往暑来，四节代周。繁荣茂春，密叶殒秋。盛年衰迈，忽焉若浮。逍遥逸豫，与世无尤。

### 其十一

我徂北林，游彼河滨。仰攀瑶干，俯视素纶。隐凤栖翼，潜龙跃鳞。幽光韬影，体化应神。君子迈德，处约思纯。货殖招讥，箪瓢称仁。夷叔采薇，清高远震。齐景千驷，为此埃尘。嗟尔后进，茂兹人伦。华门圭窆，谓之道真。

### 其十二

华容艳色，旷世特彰。妖冶殊丽，婉若清扬。鬓发娥眉，绵邈流光。藻采绮靡，从风遗芳。回首悟精，魂射飞扬。君子克己，心絜冰霜。泯泯乱昏，在昔二王。瑶台璇室，长夜金梁。殷氏放夏，周翦纣商。于戏后昆，可为悲伤。

### 其十三

晨风扫尘，朝雨洒路。飞驷龙腾，哀鸣外顾。揽辔按策，进退有（一作应）度。乐往哀来，怅然心悟。念彼恭人，眷眷怀顾。日月运往，岁聿云暮。嗟余幼人，既顽且固。岂不志远，才难企慕。命非金石，身轻朝露。焉知松乔，颐神太素。逍遥区外，登我年祚。

注：

①《古诗纪》、《汉魏诗纪》、《汉魏诗乘》诸本“沅湘”作“湘沅”。

